

欠薪问题尚未解决 泰州远大峰回路转

## 江苏队停搏 “新江苏队”复活

搬去南京  
否极泰来?

本版撰稿 本报记者 徐杨一凡

去年年底，中甲球队泰州远大传出了“凶多吉少”的消息，随后俱乐部基本停止办公，教练团队远走山东，转让谈判未能成功，球员也长期没有集中，关于球队即将解散的传闻甚嚣尘上。

不过近日，泰州队的命运似乎有了峰回路转之势。2月27日，泰州一线队人员在工资奖金确认表上签了字。28日，俱乐部压哨向中国足协递交了准入资料，等待足协的审核。

自去年年底开始，泰州远大一直在寻求“壳子”的转让，无锡方面曾有意接手球队，可惜最终未能谈妥。好在球队的经济状况尚可，欠薪情况不是很严重，并且俱乐部也在积极着手解决这一问题。比起光是欠薪数额就高达9亿元的江苏队，接手泰州队显然要便宜、划算许多。

另一方面，江苏队“病情”的突然恶化也是泰州绝处逢生的一个重要原因。在苏宁宣布俱乐部停运之后，泰州远大的举动引起了多名江苏籍本土球员的密切关注，如果泰州上赛季依然能在江苏本地征战中甲，则很可能会有本土球员愿意留下，而且原江苏队旧将刘建业、戈伟、张新林等上赛季就在泰州效力，同时江苏省的其他球队昆山FC、苏州东吴等也在球员们的考虑范围之内。

当江苏队正式退出新赛季中超联赛后，尚未公布中姓名的泰州远大或许会接过“江苏队”这一名称，俱乐部也可能迁往南京，成为一支“新江苏队”。目前，泰州远大官方尚未对球队近况发表公开说明。



## 江文涛 挣扎在中国足坛



## 1 “21岁，不行就去考个教练证”

今年找队难上加难

年初听说俱乐部有解散的危险，泰州远大预备队门将江文涛没有坐以待毙，他和很多队友一样很早便开始联系其他球队，寻求试训机会。

他在年前去了沿海城市的一家中乙俱乐部，在那儿待了一阵，和他同期前往那支球队试训的球员有二十多个，打比赛都得分成三批上。俱乐部不提供食宿，来试训的球员除了饮食自理，还需要自己找住处，但这丝毫没有减少挤破头想往那儿钻的人数。

这已经是21岁的江文涛第二次经历相同的事情了。去年，他所在的上海申鑫因经营问题被取消了参赛资格。当时，和申鑫一样退出职业足坛的还有另外15家俱乐部，丢了饭碗的球员少说也有二百余人。但江文涛运气不错，第一次试训就被泰州远大签了下来，他只知道有些原队友找队找得焦头烂额，而自己却没有切身体验。

今年不一样，今年的情况更加艰难。由于新赛季基本取消预备队联赛，一些中超和中甲球队已经解散了预备队，还有一些球队仍在观望中，这意味着大批有潜力的年轻球员以自由身进入了转会市场，再加上还有几支等待“接管”的中超球队，低级别联赛球员的再就业雪上加霜。

当僧多粥少，什么样的球队都硬

气了起来，有些表示将优先考虑本地籍贯的球员，有些则直接要求试训球员的年龄不得超过30岁，反正不愁找不着人。一家去年成绩尚可的中乙球队，有一定希望递补中甲，来试训的人少说有七八十个，这在早几年是很难想象的事情。

已经想好了退路

新赛季，足协或将取消预备队联赛，转而组织面向中超和中甲球队的U21联赛。这意味着即使泰州远大获得新生，江文涛所在的预备队也难逃解散的命运。比较幸运的是，江文涛出生于2000年，正好符合参加U21联赛的年龄要求。

泰州远大近期的转机给了江文涛一线希望。他在祈祷俱乐部能“活下来”的同时，一边等待着渺茫的试训通知，一边为自己规划起了其他出路，“得提前想好，等到时候没办法了再去想就太晚了。”

2019年夏天，年仅19岁的江文涛从申鑫预备队被提拔至一线队，打满了四场中甲比赛。初出茅庐便有中甲守门经验，个人实力也还算不错，离开申鑫后，江文涛很顺利地加盟了泰州远大。去年一年，他都待在远大预备队，没有打过正式比赛，只能靠训练和友谊赛保持状态，他深知自己的竞争

力势必不及申鑫解散之时。

“实在不行我就先去考个教练证，反正这东西早晚都要考的。”江文涛盘算道。年前没什么事做的时候，他去做过一段时间的兼职教练，带小学的孩子踢球，200元一天，这是没证的价钱。“教练市场的需求量还是很大的，现在有很多青训俱乐部、兴趣班，还有学校与俱乐部合作培养的模式。”他有自己的计划，若是在从小长大的上海找不到落脚之地，他就回老家安徽工作，那里的球市尚可，但目前没有职业球队。

去中超球队和地方联赛踢球也是一条路。有些业余球队能给好球员单场比赛3000至5000元的出场费，或是一年10万元左右的薪资，虽说待遇比做职业球员差了不少，但也超过了全国人均水平，养家糊口不成问题。

除了十一人制，江文涛也踢过沙滩足球，他并不习惯这项运动，没有转型沙滩足球或是五人制的打算。

读书是他最后的选择。单招考试难度不大，只要好好复习，文化课很容易达标，而体育单项测试对于他这样的球员来说更不在话下，他有好几位原队友就通过这条路念了大学。但江文涛有顾虑，“练了这么多年，突然就去读书，我要是做教练还认识些人。读书的话，读出来之后去干什么呢？”

## 2 “18岁后，没正常过”

很长一段时间以来，欠薪现象在中国足坛时有发生，近两年尤甚，从中超到中都存在拖欠球员、教练和工作人员薪水奖金的球队，时长从几个月到一个赛季不等，令人发指。

在这个问题上，江文涛是有发言权的，一向稳定的泰州远大从去年12月起开始拖欠工资，而前两年的申鑫，欠薪更是家常便饭。

2016年，16岁的江文涛签约了申鑫梯队，当时他一个月拿800元。18岁那年，他升上了预备队，每月有7000元的工资，但从那时候起，他的工资卡就再也没按时收到过转账，“18岁之后，我没正常拿过工资。”

2019年夏天，江文涛升入申鑫一队，工资翻了个倍，也有出场费能拿了。但球队没钱，工资和出场费都拖着不给，翻再多倍也是空。那会儿正是球队保级的关键时刻，可自从年初就没有发过工资，球员教练的生活都快成了问题。无奈之下，大伙儿只好用上了罢训的手段“逼宫”，最后还是上海足协拨款发了三个月的工资解燃眉之急。

没有工资，也没有储蓄，江文涛只能靠家里人和女朋友帮忙度日。那一年，他女朋友的工资全部用在了两个人的开销上。一直到今天，江文涛仍未拿到申鑫二十多万的欠款，里面还包括梯队时期的工资和奖金，他手里只有一张欠条，有老板的签名和私章，“都不知道欠几个月了，反正他写几个月就是几个月吧。”

去年签约泰州后，江文涛久违地体验到了“稳定”的感觉，虽然没比赛可打，但至少工资每月都能到账。在女友的督促下，他开始存钱理财，不再像部分球员那样挣多少花多少，如今也有了一笔储蓄。“不然连地铁票钱都不知道有没有。”女友吐槽道。

这样的日子在去年12月戛然而止。远大集团无力支撑俱乐部开销，动了撤资的念头，江文涛的工资卡上又没了动静。面对欠薪，江文涛选择把打掉的牙往肚子里吞。他对两家俱乐部都有着深厚的感情，始终非常感谢他们对自己的栽培，他亦明白申鑫和远大的投资人都有自己的苦衷，否则不会轻易放弃足球，因此他也愿意相信，等他们有了足够的资金会足额偿还所有欠款。

## 3 “全家都反对，不愿让弟弟成为职业球员”

从1994年至今，中国足球的职业化进程已经走了近30年，但很少有人敢斩钉截铁地说，中国的职业足球完全担得上“职业”二字。

某中甲俱乐部领队曾直言，国内俱乐部缺少具备专业知识的管理人才，依靠裙带关系就职俱乐部高层的人不在少数，其中很多不懂管理，更不懂足球。也有球员对现状表示不满，“最好能找踢过球的人来管我们，因为只有球员知道球员需要什么。”

所谓的“不职业”还体现在，一个以球员为基础的行业，球员却是其中的弱势群体。在某些俱乐部，塞钱和拼

关系是不成文的规定，“找茬”式的罚款是常见的手段，跟队几个月一直不给合同、不办工资卡的现象也时有发生。就算给了合同，无理由的欠薪也总令大多数球员敢怒不敢言。每每到了赛季末，有些欠薪球队的管理人员会集体“失踪”，不接电话，不回消息，被欠着钱的球员收不到归队通知，却又不不知找谁理论，只能眼巴巴地干等。而这样的行业乱象仅仅是冰山一角，个中苦楚也只有球员自己知晓。

几年前，江文涛曾随队去西班牙参加一场足球赛事，当时有位西班牙人问他，“你们西班牙花了一百多年才拿到一

个世界冠军，你们中国花多少年？”江文涛心情复杂，只能回答一句，“不知道。”

中国人办事效率高，政策落实快，这在很多情况下是件好事，但足球这个行业无法急于求成，一项政策落地，往往五年十年后才能初见成效。所谓的足球规律，懂的人少，照做的人更少。最近十年，从轰轰烈烈的金元足球到大刀阔斧地削减投入，资本可以全身而退，球员不行，尤其是像江文涛这样的年轻球员，或许足球生涯还没来得及步入正轨就要结束了。

晚生了几岁，江文涛没赶上大俱乐部高薪争抢新人的好时候，那阵子刚踢

职业的毛头小伙拿几百万年薪见怪不怪。或许他也早生了几岁，待新政出台，中国足球没准会再度成为资本的宠儿。

江文涛16岁那年，父亲替他做了走职业道路的决定，沉沉浮浮五年过去，他的父亲已然有些后悔。他的弟弟现在11岁，也很喜欢足球，想和哥哥一样成为职业球员，这个梦想遭到了全家人的反对，大家都要求他好好学习，只能将踢球当作爱好。

“我倒没有什么后悔不后悔。”江文涛看得很开，“每条路都有自己的优势，踢球肯定比做其他行业来得自由一些，但不稳定性确实很高。”